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復夢
第十五回 俏郎君夢中逢丑婦 相思女紙上遇知音

話說夢玉見聽差的來請，只得急忙忙來到花廳。鬆大人們早已坐席，就在松節度下首空著一席等候姑爺。眾官見夢玉進來，起身讓坐。夢玉到各官席前告過罪，又至鬆大人面前告坐，才向本位正襟坐下。眾官兒們讓了酒，場面上正唱著《梳妝跪池》。揚州汪太守笑道：「祝世兄在此，不該唱這樣俗戲才是。」鬆柱笑道：「這是陳季常風流佳話。」眾官吩咐請姑老爺點戲，就有個十三四歲的小旦，包著頭，穿件大紅衫子，捧著牙笏走到姑老爺面前打千兒，送上牙笏請點。夢玉站起身來，向著眾位老爺再三推讓。鬆柱道：「不必過謙，領諸位大老爺盛意罷。」夢玉領命，向著鬆大人向各位老爺們告過罪，接筆在手，將牙笏放在面前，且不點戲。看那小旦生得眉目含情，風流嬌媚，令人可愛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今年幾歲？」小旦答道：「今年十四，名叫寶官。」夢玉笑道：

「你的名字，加我一個名字，合成是一個古人。」寶官道：

「是那個古人？」夢玉笑道：「榮國賈府有個二爺，名寶玉，得第後出家成仙得道，不在世上，就是古人。」寶官笑道：「請姑老爺點戲罷。」夢玉道：「那是你的戲？」小旦用手指道：

「這是我的，這幾出也是我的。」夢玉細看，點了《草橋驚夢》，又問道：「唱《跪池》的小生叫什麼？」寶官道：「叫做錦官。」夢玉贊道：「很去得。」又點他一出《拾畫叫畫》，說道：「唱完了再來點罷。」寶官答應，接著牙笏到鬆大人及各位大老爺席上，回明祝姑老爺所點之戲。眾位官向著鬆大人贊道：

「祝世兄乃風雅中人，將來定是詞林班首。」鬆柱心中甚是歡喜，笑道：「膏粱子弟倒還不俗。」眾官們稱贊一回。伺候的家人輪著上菜換酒。寶官已裝扮上場，抖起一段精神，將那一出《草橋驚夢》唱的人情。鬆大人們誇贊很好，吩咐放賞。夢玉席前也放了二十吊錢，貼旦上來磕上領賞。席面上又上了些山珍海錯，慇懃讓酒。寶官唱完《驚夢》，接著就是錦官《拾畫叫畫》上場。寶官帶著裝，上來敬酒。鬆大人飲了一大杯。過來給姑爺敬酒，夢玉看他就活像個美貌女兒，拉著他的手歎道：「你……」，才要說出口來，忽然頓住，接了他的酒一飲而盡。寶官道：「再敬姑爺一杯。」夢玉點頭，寶官又斟一杯，雙手舉在夢玉口邊，夢玉一口飲乾。寶官去各位大老爺席上敬酒。此時正上著燒煮，家人們各席上菜十分熱鬧。

錦官正唱到《拾畫》，打動夢玉的心事，不覺出了神去。接著就是《叫畫》，揣摩的很出神入化。夢玉忘了是戲，覺得自己的身子在那裡叫畫，一眼瞅著呆呆的動也不動。各官席上讓酒讓菜，他總也不曾瞧見。祝府二爺們換班吃飯，輪著伺候。張彬正上來伺候，瞧見大爺坐在席上發愣，目不轉睛瞅著《叫畫》。

張彬知道大爺的毛病，恐其發呆失儀落人笑話，趕忙站在大爺背後，將衣服扯了一下，夢玉全不理會，張彬使勁的連扯幾下，夢玉回過頭來問道：「什麼？」張彬道：「大爺吃點東西再看。」夢玉問道：「這叫畫的是誰？」張彬道：「是柳相公，怎麼大爺都不知道。」夢玉大驚，趕忙問道：「柳大爺在此，柳太太同大奶奶又在那裡？」張彬聽了幾乎失笑，極力忍住，說道：「這是戲上的柳夢梅，並不是昨日去的柳大爺。」夢玉道：「怎麼天下姓柳的都是如此多情？」張彬道：「鬆大人同各位大老爺們都瞅著大爺呢，讓酒讓菜，大爺總沒有瞧見，別叫人笑話。」夢玉定了定神說道：「你去叫他們好好的倒碗茶來我吃。」張彬道：「大爺不用瞧戲，總照應著席面要緊，不可失了禮貌。」夢玉應允，張彬去倒茶。場面上的《叫畫》業已唱完，又換了《白娘娘水漫金山寺》。那妝白娘娘的正是寶官。看他望著法海左求右告的央及，法海只是不睬。那許仙站在和尚背後，並無一點夫妻情分。見白娘娘做那一段依戀不捨的情形，令人可憐。夢玉氣極，恨不能叫家人們拉下法海，許仙來立時打死。直氣的瞪著兩眼，滿面通紅，頭上的汗珠子一個個順著直流。鬆柱回過頭來，看見夢玉如此光景，只道他受了暑氣，吃點子酒菜，身上不好，忙著人過來問：「姑爺是那兒不好？」夢玉答道：「很覺得心中氣悶。」鬆柱忙將身上帶的平安散送給姑爺，打個噴嚏。各官們聽見，忙吩咐去取西瓜汁，也有吩咐快取藿香正氣丸，有的說香薷飲最好。那些爺們鬧的手忙腳亂。夢玉滿心不要聽戲，借此機會就將計就計的病將起來。鬆大人十分著急，不等戲散，就起身告辭。眾位大老爺們看此光景，不敢固留，只得伺候著大人上船。

不多會，已到紅橋。鬆大人同夢玉謝了眾官，各上轎馬，一直往碼頭而去。各官也都到座船稟安謝步，並問祝少爺的安好。松節度差堂官們出去道謝，說道：「天氣暑熱，不敢請入船中。請各位大老爺回署安歇。」文武各官趕著各上轎馬，鳴鑼喝道而去。鬆柱吩咐查本們扶姑爺過船去，寬衣解帶靜養一會。命家人預備些西瓜汁給姑爺解暑。家人們齊聲答應。夢玉請過晚安，鬆柱道：「好孩子，過去歇歇罷。不過受了點兒暑氣，躺一會兒就好了，不要著急。」夢玉答應著退出來，家人們扶過船去，來到官廳裡坐下。查本、周惠急忙問：「大爺，仔嗎好好的聽戲，一會兒就不受用起來？」夢玉對鬆府的家人道：「我這裡有人伺候，你們都去歇歇罷。」眾人答應，各去歇息。

夢玉對查本、周惠道：「我不要聽戲，再兼天氣暑熱，喝了兩杯酒，心中實在發煩。沒有別病，你們放心。那邊船上可不要說破。」眾人都歡喜答應。周惠道：「查大叔聽見很有些著急，奴才也猜著只怕大爺是不要聽戲的病，誰知叫奴才猜個准。方才馮裕有一個拜匣交給奴才，說是大爺得的東西，奴才給大爺放在炕上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那是我要緊東西。」說著站起，去了冠帶，脫掉大衣。福兒們伺候脫靴、洗臉、更衣，諸事完備，泡上一碗好茶。夢玉道：「天氣甚熱，你們都出去脫衣乘涼，不必在此伺候。」眾人答應，出來歇息。

夢玉獨自一人坐在醉翁椅上，閉目凝神，靜想一會，又歎息一會：林黛玉不知是個怎樣月貌花容，香閨豔質，如今只落這一堆荒土。古今來美人、名將大概如此，令人可歎！王貴進來開鋪，點起紅燭，枕旁安著蘭花、茉莉，放下碧紗帳幔。鬆大人差人送過西瓜汁來問：「姑爺好些沒有？」夢玉道：「請大人放心，方才是受點子暑熱，回來脫去衣服涼了一會，倒覺清爽。」家人遞過瓜汁，夢玉用銀羹匙舀著吃了幾口，命他們收去，站起來說道：「夢玉已好，請大人安歇。」來人答應自去。王貴道：「大爺今日過於勞乏，就請睡罷。」夢玉道：

「我還要坐會才睡。」查本也說道：「夜又短，大爺就是不睡，在炕躺著也好養神。」夢玉被他們催逼不過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若不睡，他們也不能歇息。」只得站起來，脫去鞋襪，換了衫褲，走到帳中睡下。四個小子就炕前開鋪。眾家人們全俱睡覺。

夢玉在炕上翻來覆去，東想西想再睡不著，就將林黛玉生前面貌揣摩一番，直鬧到半夜裡神思困倦，方才合眼。見有一個黑丑婦人昂然而來，自稱是林黛玉。夢玉見他黃髮蓬鬆，插著滿頭花草，濃眉大目，臉上黑麻都有豆大，牽牽扯扯不分圈點，擦著一臉厚粉。一張闊嘴露出黃牙，嘴唇上濃抹胭脂，身上穿的綠襖，腰間係著紅裙，底下蓮鈎盈尺，扭扭捏捏走到面前。夢玉驚問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走來這裡？」那丑婦答道：「我是林黛玉，生平沒有遇著個知己，鬱鬱不樂。今蒙兄弟想我，合該同你有姻緣之分。知道你不嫌醜陋的，故此特來見你，以成夫婦。」說畢，扯著夢玉，摸摸捻捻做出多少風流醜態，定要扯夢玉同去睡覺，說道：「快些罷，別要耽誤佳期。」夢玉著急，使勁一推，說道：「姐姐休要如此，我想姐姐的緣故是憐你孤苦，無人照看，並不為想你夫妻之事。姐姐快些放手，若叫外人瞧見，甚覺不雅。」丑婦道：「我同你男女受授不親。你既想我，就是夫妻。今日定要成親，休要錯過，快些罷，別耽誤了好事！」雙手扯著死也不放。急的夢玉大叫道：

「休要如此！」查本同那些家人們也有睡著，也有醒的，聽見大爺喊叫，一齊驚醒，等不及穿衣，趕忙來問。連問幾聲，夢玉含糊道：「快些放手，休要如此。」鋪前睡的四個小子，也都嚇的走了起來。查本們又叫幾聲，夢玉才醒過來，說道：

「剛才夢魘，沒有別的，只須倒口茶兒我喝，你們都去睡罷。」松節度那邊也早已聽見，著人來問。查本回說夢魘，並無別事，請大人放心。鬆柱又差人過來說道：「明日一早開船，請姑爺不用過去，到家再見罷。」查本們答應，打發來人過去回覆。周

惠道：「咱們也不用睡了，眼見著東方已經掉白，倒不如洗個臉擦擦身，在船頭上去涼快涼快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很是。」於是，輪著洗臉擦身，吃茶歇息。不一會，各船家、水手都起來收拾。又一會，官船上的爺們也都起來伺候。

東方業已大亮，鬆大人起來梳洗，吩咐跟班的帶著姑爺名帖，用過點心，上轎進城到各處謝酒辭行，俱帶著祝夢玉的謝帖。一會兒工夫俱已走遍，趕出城來，日出未久，回到座船吩咐開行。各船水手立刻拉錨啟碇，篩起金鑼，船已離了碼頭。

第二號就是姑爺的座船，餘外各船銜尾開去。各官聽說鬆大人業已開船，俱趕到白塔灣候送。滿河的官船紛紛無數，往來不斷。

夢玉被家人們叫醒之後，喝了幾口香茶，吩咐眾人散去。

心中想道：「怎麼林黛玉是這麼一個樣兒？怨不得生前並無知己，就是我夢玉最不嫌醜陋的多情種子，見了他這個模樣，也覺討嫌。何況世間俗眼，自然是看他不起，人人唾棄的了。

咳！林黛玉，你既前世不修，生得如此醜陋，就該安命守分，何至冥冥之中尚作此淫賤不堪的醜態！想在生前更不知是怎樣一個可嫌可恨的光景！」夢玉自言自語，想到這裡，不覺「嗤」的一聲失笑道：「今日替他添土一事，我自家倒也罷了。細細起來，很委屈這些家人、小子，他們若知道是這麼一個林小姐，別說是添土，就叫他們在那地下站一會兒，也是委屈。

真是可笑可恨。」因轉念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淫賤不堪的小姐？」才想到這裡，忽然坐起身來，連聲說道：「斷不是他，一准不是林家小姐。我看那賈公的碑記上說道：『黛玉』生而穎慧，端麗幽嫺』，以這八個字的考語，定是一個端莊美貌絕代佳人。況且看他作的詩，寫的字，丰姿秀媚，韻致非凡，斷不是剛才所見這個丑婦能夠做得來的。這醜陋不堪、淫賤無比的林黛玉，一定是個冒名頂替混帳鬼。因為生前未曾嘗著兩意雲情，故此冒著名兒，欲成好事。咳！丑婦呀丑婦，你冒個別的人兒還可混去，這『林黛玉』三字，豈可亂說得的！」夢玉正在好笑，天已大亮，聽見船已俱開，還可歇息一會。夜間未曾安睡，此時覺得困倦，重又倒身睡下，一路的甜甜好睡。家人們不敢驚動，各人吃過早飯等著伺候。

時當巳正，船已將出江口。夢玉睡醒起來，家人、小子們伺候著梳頭洗臉，換衣服，吃丸藥。諸事完結，夢玉站在艙口，望了一會。周惠道：「快交晌午，大爺用過早飯，看看江景。」夢玉應允。家人們伺候用完早飯，就坐在艙口桌邊，命福兒將昨日的那個拜匣取來，放在桌上。夢玉解下鑰匙，親手揭開，解去包袱，將看過的那首詩句取出擺在桌上，細詠一遍，歎道：

「非出於林小姐的慧心，他人安能有此？」又看那字筆端楷，贊道：「衛夫人的『美女簪花』，得此可稱雙絕矣！」看畢，收在匣內，另取出一幅字來，從頭細念，是一篇古詩。一面念著，一面稱贊。念到：「青燈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溫」這二句，歎道：「咳！海宇茫茫，知音有幾？」又念到：「天盡頭，何處有荒丘？未若錦囊收豔骨，一杯淨土掩風流。」不覺拍案叫道：「水竭山崩，此情難遣！」又念到：「儂今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……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。」夢玉兩淚交流，不知所措。

那船已出瓜州江口，只見雪浪銀濤，波回浪急。夢玉望著江水歎息道：「林姐姐，你除了我夢玉之外，誰為知己？」正在傷心感歎，見查本進來說道：「咱們多幫上兩隻紅船，扯滿風篷先上前去。老太太們也很惦著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很好。」吩咐幫住紅船，扯著滿篷，竟奔鎮江口去。

夢玉將這首詩收好，又取出一個小卷兒，另是一幅錦袱包著，趕忙解開，見是一卷素紙，上面並無字畫。夢玉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一直攤開，總是一幅素紙，並無別物。」想道：

「這幅素紙，想是林小姐心愛之物，不然又何必用錦袱包裹呢？」拿起紙來，照照也無一些筆跡，心中納悶。將紙放在桌上，呆呆的細想。喜兒倒上茶來，夢玉道：「將這幅紙好好卷起。」喜兒答應，取在手內，從頭捲起，一直卷至後邊，剛到尾上，有個小卷兒掉了下來。喜兒拾起展開一看，見是一幅美人兒，對大爺說道：「原來這裡面卷著一幅美人。」夢玉回過頭來，忙接在手內，展開一看，見一帶竹林旁邊站著個美人。

時樣梳妝，一張瓜子臉兒，兩道春山，桃腮杏臉，十分俊麗。

一雙俏眼，秋水盈盈，似乎欲泣。手中拿著一個靈芝仙草，如有所思的神氣。衣上的褶痕雖已勾出，尚未渲染。看那神氣，就如活像，十分面善。看到後面，寫著幾行小字。夢玉念道：

林表姐黛玉，命餘寫《修篁清暑圖》，為伊作照。餘以閨門拙筆，未能寫其豐彩，謹勉力勾摹，僅能形肖。未經完壁，而黛玉已作古人。咫尺山河，美人香土。閨中失此良友，不禁有焚琴之感。餘不忍卒筆，因即以黛玉作圖之紙，卷其芳容，囊以錦袱，與其平日贈答章句以及刺繡女紅，就餘之所存者，並收而藏諸匣，交叔父伴黛玉之靈，歸葬於平山之麓。使玉骨冰肌與芳容嬌貌，常共青草白雲，憑其靈爽耳。時年月日惜春氏志於大觀園之稻香齋

夢玉念完，不禁大喜，說道：「原來這是我林姐姐的芳容，不可冒瀆。」忙站起身來，命福兒、喜兒一個一邊將這幅小照直舉站著，自家對著黛玉拜了八拜，說道：「知己弟夢玉拜見姐姐，伏乞香靈不遠，鑒我愚衷。」拜畢起來，接在手內，端端正正放在桌上，叫王貴取些揚子江心的泉水泡了一碗龍井芽茶，自家接著供在面前。這一班家人、小子遠遠看著他做神做鬼的樣兒，實在好笑。想著快要到家了，只要他心中歡樂，讓他一個人像做戲的一樣去做，倒省了他發煩。

夢玉也明知道家人們笑話，他恭恭敬敬站在桌邊，嘴邊■■■■唧唧正在禱告，忽然一陣大風，將那小照兒吹出窗外去了。

夢玉大驚，急忙喊道：「你們快去，將林小姐救起來，若是飄入水去，我也投入江心去了。」說著，一面就在窗口跨上趕塘。

這些大小家人們嚇的魂冒，一齊拼命往外就跑，口裡喊道：「大爺別站在那裡，快下艙！我們去找！」幾個上來拉著夢玉，幾個趕忙跳下紅船，四處找尋。紅船上的水手道：「看見吹出張紙兒來，不像落在水裡，只怕總在船上。」眾人正在東找西尋，只見馮裕嚷道：「有了！」王貴道：「快些拿來罷！」

馮裕笑道：「林小姐躲在悶頭裡呢。」連忙送了過來。夢玉接在手內，展開看了一看，並不曾泥污損壞，面上的神色才轉了過來，嘴裡說道：「姐姐受驚了，都是我夢玉的冒昧。」周惠道：「江面上風大，已經要收口子，快到家了，大爺請收起來罷。到家去書房裡慢慢的瞧，又怕風吹日曬，林小姐也是安心的。方才都是大爺惹出來的事，幾乎叫林小姐唱一出《錢玉蓮投江》。一會紅船去了，再吹出窗外，可沒有找處了，林小姐豈不要含怨大爺呢？」夢玉道：「等我在這照上題上幾句，不枉林小姐與我的一番美意。」說畢，就在照上寫了一首道：

一代紅顏夢已空，只餘黃土伴春風，知君當日傷情處，不在無言淚眼中。■■■自家念了幾遍，十分得意。仍將那幅素紙照著卷好，包上錦袱，仍舊收了鎖著。親自將拜匣放在枕邊，歎道：「林姐姐真是個香閨麗質，千古多情！憐我是他的身後知己，故將這芳容手澤給我收存，若是別人，他也斷不肯現出來的。只是昨夜那個冒名的丑婦令人可恨。」走到窗前，將供林小姐的香茶慢慢的喝了。

座船已收入江口，王貴先上前通知伺候。不多一會，船到碼頭。轎馬俱已齊備，水口搭穩跳板，家人等扶著到岸上馬。

眾家人、小子也騎馬牲口。夢玉命馮裕將拜匣好生捧著，看看一同進了南關，穿街過巷已到自家門首。宅裡大小家人伺候大爺下馬請安。門上老家人槐蔭上前問安，夢玉含笑拉手問好。

才到院子中間，那大月光東院門裡走出幾個管班先生，領著兩班戲子給大爺請安。

夢玉略說幾句，進春暉堂，轉入敬本堂的院子，見東院裡的幾位清客先生同辦事的各位師老爺都出來問好，西院裡幾個筆墨師爺同唱南詞、說大書的先生，俱問安好。夢玉左右應酬幾句，由敬本堂後身進了腰牆門，是崇善堂的大廳。這院子裡西首幾間套房書室，是祝筠看書、起坐之所。廊下一座園門就是意園，乃祝府的外花園，極林泉之雅致。東首一帶明窗淨幾曲房書閣，係文人韻士相會之處。另有小院內雅屋數間，乃家班內唱生旦相公們的住屋。崇善堂左簷下磚門進去是外面大廚房。由崇善堂進內，是恩錫

堂。大廳房院內左右是迴廊廂屋。

左廊有座磚門進去是萱蘇館、古香書屋、紅豆山房幾處會客花廳。右廊磚門內進去，花牆曲院有房屋百十間，盡是家人、媳婦們的住處。

夢玉到崇善堂，聽說二老爺在香雨齋下棋，趕忙走進意園，過了縹雲書屋、錦香窩、芳草亭，過鴛鴦橋、綠雲堂，走老人石，順著竹徑走過有竹山房、春水綠波亭、小米山堂等處，來至香雨齋，見祝筠同汪老爺下棋，旁沿站個小子，拿著白鵝翎扇兒慢慢打扇。夢玉上前跪下請安，祝筠瞧見滿心歡喜，急問：

「鬆大叔到了嗎？」夢玉道：「各官已去迎接，快到碼頭了。」祝筠忙起身道：「老汪，算我輸了罷。」帶著夢玉，一面走著問些在揚州接著的光景。夢玉將平山堂飲酒看戲一切事務前後稟知。一同來到崇善堂，命他進去見老太太請安。夢玉答應，走崇善堂進去。祝筠吩咐，伺候上碼頭迎接鬆大人。

這夢玉走過恩錫堂，進到忠恕堂。這院子東邊廂房是該班值日上宿家人的住處。東廂房後身夾道，由二門起一直通到忠恕堂後身垂花門止，是內外分界處所。西邊另有個小花圃，名蕉雨山房，是尚書的進士同年、夢玉的師傅鞠老爺書齋。垂花門外有該班家人聽差，垂花門內東西一帶門房，俱是體面老管家婆帶著輪班的媳婦們把門聽差。夢玉來到垂花門首，該班家人請安，傳點裡面把門媳婦們開門站立兩邊，將要開中門，夢玉趕忙止住。這東門房裡槐大奶奶、查大奶奶二人正是該班，上前問哥兒好。夢玉躬身回問二位大媽好。查大奶奶道：「老太太同太太們很惦記著，快些進去請安。」夢玉點頭，轉上甬道，見左邊致遠堂、右邊六如閣俱關著門，一直過了景福堂，來到怡安堂大院裡。兩旁廊下坐著的丫頭、媳婦們瞧見大爺回來，就像得了寶貝，一堆兒跑來，這個請安，那個問好。夢玉將頭亂點，口裡亂應。趙升的媳婦說道：「太太同兩位大奶奶都在老太太那裡，快些去罷。」夢玉急忙走上怡安堂台階，由卷棚下東邊轉過影壁，走進一個大磚門，就是老太太的介壽堂。

面前大院子裡，兩旁擺著幾十盆的珠蘭、茉莉花，俱是青花磁盆、朱紅油的架子。大卷棚下，掛兩架鸚哥，瞧見夢玉進來，俱拍著翅叫道：「大爺來了！」廊下坐的丫頭們，趕著過來請安，連忙揭起湘簾。夢玉走進屋去，有老太太身邊的四個大姑娘吉祥、如意、五福、三多正坐在外間屋裡，見夢玉進來，都笑著趕忙問安。夢玉回問四位姐姐的好。三多道：「你去見過老太太來，咱們再說話。」夢玉點頭。吉祥、如意揭起裡間簾子，夢玉進去，見老太太坐在一張雕雲蝠的紫檀小榻上，墊著嘉紋席炕褥，兩個小丫頭輕輕的打扇。桂夫人坐在靠窗大杌子上。海珠、掌珠坐在老太太背後小杌子上，瞧見夢玉都站起身來。

夢玉走近祝母面前，磕頭抱膝請安。老太太如獲至寶，忙將兩手在他頭上臉上處處摸著，一面說道：「好兒子，你去了幾天，叫我惦記的食不下咽。白日裡同他們混混倒也罷了，晚上是整夜睡不合眼。不知你也想我不想？」夢玉道：「時刻惦著老太太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好兒子，真是我的好孩子。」夢玉過來給桂夫人請安，桂夫人也摸著他的臉，說道：「去了幾天，臉皮子曬黑了好些。去見你的媳婦，他們也很惦記。」夢玉過來同海珠、掌珠問好，姐妹兩個連忙回禮。海珠問道：「天氣炎熱，船上只怕倒還涼快。」夢玉道：「熱倒不怕，就是蚊子利害。一個蚊子至小的也有鴨子大。」掌珠道：「真說瞎話，那麼你倒不醃些回來吃？」惹的祝母同桂夫人都大笑道：

「我倒忘了，你鬆大叔呢？」夢玉道：「快上來了。」祝母道：「你快去見三叔叔，他很惦你，去同叔叔說會子再來。」夢玉答應，往外就跑。掌珠道：「慢慢的走，忙個什麼勁兒。」夢玉急忙跑出堂屋，下了台階，才到西院門口，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夢玉，你回來了嗎？」夢玉回過頭來，瞧那叫他的不知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